



外国独幕剧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4

外国独幕剧选

第四集

施蛰存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 名
孟 涛

封面设计：麦荣邦

外国独幕剧选

第四集

施蛰存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75 字数 380,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书号：10078·3566 定价：2.85元

出版说明

《外国独幕剧选》第四集是第三集的续编。这二集所收的都是 1921 至 1945 年间的优秀独幕剧。第三集所选以英国及西欧为中心，本集所选，以美国、苏联及东欧为中心。关于这一时期独幕剧的情况，请参阅第三集的《引言》。

目 录

星期四晚上·····	[美]	克列斯妥弗·莫莱	(1)
红色康乃馨·····	[美]	格伦·休斯	(24)
伏流·····	[美]	费伊·埃勒特	(40)
等待老左·····	[美]	克利福特·奥代茨	(66)
阵亡士兵拒葬记·····	[美]	欧汶·萧	(112)
日出颂·····	[美]	保尔·格林	(176)
喂,那边的人·····	[美]	威廉·萨洛扬	(208)
满满的二十七车棉花·····	[美]	坦尼西·威廉姆斯	(231)
蜡人·····	[加拿大]	玛丽·雷诺兹	(264)
你在想什么?·····	[墨西哥]	哈维尔·维劳路蒂亚	(285)
荒岛·····	[阿根廷]	罗伯特·阿莱特	(313)
列宁格勒之夜·····	[苏]	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	(327)
瞬息间的幻影·····	[苏]	列奥尼德·连奇	(344)
疑幻疑真·····	[匈牙利]	亚蒂拉·封·涅尔波克	(363)
青蛙监督员·····	[罗马尼亚]	维克托尔·叶夫基米乌	(379)
房租·····	[南斯拉夫]	勃兰尼斯拉夫·努希契	(401)
宠坏了的达林·····	[澳大利亚]	埃德蒙·巴克利	(419)
红夹竹桃·····	[印度]	泰戈尔	(454)
屋上的狂人·····	[日]	菊池宽	(520)
冬天的烟火·····	[日]	太宰治	(533)

星期四晚上

〔美〕 克利斯妥弗·莫莱

克利斯妥弗·莫莱(Christopher Morley 1890—1957)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哈特福德。父亲是数学教授。他在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回国后以记者身分开始文字生涯。先在《星期六晚邮》上编写专栏,后从事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如小品文、剧本与小说。文笔流畅典雅。代表作有《吉提·福尔》与《特洛伊木马》。

本剧是短小的喜剧,写一对青年夫妇为家务事争吵,双方的母亲——一对亲家母用离婚的假倡议,以毒攻毒,以拆台的假戏来补台。拆台的假象使当事人如冷水浇背,恍然大悟。争吵的导火线是对待剩菜的态度。女方象狄更斯作品《大卫·高柏菲特》中的小妻子(child-wife),不懂得处理家事,不会节约治家;男方反之,事事过分吝啬,使女方的虚荣心受到刺激。这种各持一端的争吵带有自寻烦恼的喜剧性质,有人比之为来势汹汹、痛后无事的牙痛病。作者用持续的动作来发展剧情,使故事发展自然逼真,富有生活气息。对话扣紧人物性格,富有潜台词,带有幽默感与哲理性。男女双方到戏结束时还蒙在鼓里,以为双方母亲真的拆台,借故寻事。结尾一段台词代表主题思想:“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折磨人的烦恼,人们的不幸是常把不能省的体贴的形容词省掉了。”余味不尽而有诗意,指导缺乏生活经验的青年夫妇以互谦互让来代替自以为是。

人 物

高顿 从事商业工作的职员。

鲁拉 高顿妻，二十三岁。

薛菲尔特夫人 鲁拉之母。

约翰思夫人 高顿之母。

不出场的 女仆哀色尔；婴孩朱涅阿；友人杰克·台维斯。

〔景：坐落在郊区的高顿·约翰思夫妇家的一间小厨房。一顿晚餐刚刚结束，杯盘狼藉，巾布零乱。沿着后墙的角落，放置着老式的冰箱、火油炉与两只两层的碗橱：一只放着杂物、家用食具；另外一只只是盆子与玻璃器皿。炉边衣架上挂着刚满十个月的婴孩的衬衫与尿布。右门通向后廊，门的两边墙上有窗户。左门通向餐室。后面左墙角有门通向后阁楼。左面靠台口是水斗与能排水的栏板，用油布遮着，台中央是一只用油布盖住的小桌子。近走廊门口的角落有厨房用椅。幕启时，高顿与鲁拉从餐室门出来，端着脏盆子。他们有次序地进出餐室，端盆洗刷，洗后把盆子安放在木斗边的搁板上。高顿从水斗下部的钩子上拿出锅子，用炉子上水壶的热水灌满它。鲁拉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小个子，二十三岁，正扮演着忙碌的家庭主妇的角色。她今天照顾家务与婴孩，烧菜做饭，供应四个人的晚餐，显得紧张。〕

高 顿 行啦，小东西，你就歇会儿。等我点上这斗烟，瞧我收拾这些吃饭家伙。（点燃烟斗，卷起袖子）

鲁 拉 （从角落的椅上拿过一条围单给他）先把这条围单围上，别弄脏裤管。就剩这条象样的裤子啦。

〔薛菲尔特夫人拿盆子上。〕

薛菲尔特夫人 现在，你们小两口靠边歇歇吧！我来收拾干净这一切。

鲁 拉 不！不！妈妈，您找个地方和约翰思太太聊天去。

（斩钉截铁地）可千万别让她老人家也闯进来。

薛菲尔特夫人 （特别摆出做母亲的架势）小心肝，约翰思夫人可真够累的。你也没歇着，脚不停的奔了一天，那可不是一顿马虎晚餐，你一个人张罗。快洗手去，现在让妈来对付。

鲁 拉 妈妈，亲爱的，我还能忙过您去！今天中饭全亏您一个人准备呢。

高 顿 你们都洗洗脸，洗洗手。我用不了多大工夫，保管收拾干净。

薛菲尔特夫人 （拍拍鲁拉的脸颊）为这孩子忙了整个下午，接着又忙着张罗这一顿精美的晚餐，还不该让妈来为你帮点忙？

鲁 拉 这小地方可不能让每个人都挤在这里啊——

〔约翰思夫人拿盆子上。〕

约翰思夫人 高顿，你和鲁拉都找地方歇去，让两个老奶奶来——

高 顿 你们这些细人儿听着，这是我大男人的分儿。星期

四晚上是我的名分——

约翰思夫人 你还是念你的报纸去。我看得出，在办公室磨蹭一整天够你受的——

薛菲尔特夫人（对鲁拉）也够你受的，孩子，躺一会儿去，真把你累坏啦。

鲁拉（逐渐有点不耐烦）两位老人家都离开这里，找地方散散心。高顿和我能对付过去。（与高顿推两位老人走）

高顿 现在瞧咱们的，这可是不赖的老传统！

〔把台中央的小台子搬起来，小心地放在水斗与碗橱的中间。把角落里的椅子搬到小台子旁边。鲁拉坐在椅上，高顿洗着盆子，她接过来揩干净。〕

鲁拉 先揩银杯子，趁水还干净。

高顿 说得对。我们真不愧是一对星期四晚上的好包工，是不是？

鲁拉（拿起一只银制的小壶）瞧这玲珑小巧老古董，是妈做小孩子的时候喝牛奶用的。

高顿 我真喜欢我们这顿小小的晚餐。我敢说它比其他几个晚上的都好得多。

鲁拉 高底埃^①，我真高兴听你这么说。

高顿 星期四晚上少了个哀色尔，可我们吃得比她在的时候称心得多。

鲁拉 可不是。我真没少花力气，每样东西都仔细看过，预备得道道地地，说不定有客人经过，他们可会挑剔。

高顿 你真叫人高兴。小东西，恰巧母亲这时候来，你妈也

^① 高顿的爱称。

在这里，我担心你忙不过来。

鲁 拉 你母亲知道我妈也在吗？

高 顿 她不知道。我没有告诉她。这一阵，你母亲经常在这儿留一个不短时候，我没有料到她会再留下去。我还有点担心母亲心里不那么舒畅——

鲁 拉 妈可帮了我大忙，留着并不奇怪。妈不在女儿身边多留些时候，倒反而显得生分不是？

高 顿 （觉到一点危险性，赶快改换话题）上帝啊！哀色尔碰坏了哥本哈根的大盘子。（见鲁拉不接话）这还是我们结婚时母亲特意给的一套里的。

鲁 拉 这不过是普通样式。你可以随手在百货铺子里买得到。

高 顿 我敢打赌，哀色尔跑掉以前没有把冰箱里的盆子弄干净，保管有水在里面。竟没有一个厨子会留心这件事！

鲁 拉 如果你自个儿打外面溜一圈，花力气找找，你就不会这么挑剔了。哀色尔不比谁差。

高 顿 （走向冰箱，从底下拖出一只水漫到边的大盆子）看我说得怎样！（水从盆子里淌下来。他小心地把盆子里水往水斗里倒，仍把它放到冰箱下面）

鲁 拉 你得加点热水进去，要不然洗盆子的锅里都是你倒的冰水。

高 顿 （有点怨声怒色。把壶里水灌满放到炉子上去）没个合适地方安置这个冰箱真够折腾人。哀色尔也真是，她老是不把门关紧，炉子还不是把冰箱的冰烤跑啦！（走向冰箱，把冰箱门砰的一声关紧。然后回到

水斗边继续洗盆子)真是荒唐透顶。

鲁拉 荒唐个什么?

高顿 什么!瞧她搁着个绣花枕头般好看脑袋,竟不明白冰箱装上门是让关紧的。她真以为冰箱上面小夹子是装着看的?

[鲁拉沉默着。哑场。高顿从吃剩的盆子里刮出不少食品,仔细地检查一只只盆子,把稍大的肉块、莴苣、黄油等等都拣出来放在旁边盆子里。他心里似乎舒服多了,再点燃烟斗。

高顿 有意思,两个亲家母不约而同的碰在一起,你说滑稽不滑稽?

鲁拉 高顿,亲爱的,把银制杯壶挪到橱那边去,要不然又会弄湿啦。

[高顿把桌上银杯壶收拢来,搬到餐室那边去。鲁拉到走廊里拎只泔脚桶回来,放在水斗旁边。她洗盆子,看到高顿拣的吃剩食品,一手抓过来丢到泔脚桶里。她继续洗着盆子。高顿从餐室出来。

高顿 现在让我洗吧,小东西,千万别损害你漂亮的小手。(爱抚地拉着她的双手)

鲁拉 我可认为洗盆并不比洗孩子尿布辛苦到哪儿去。

高顿 让我来吧,老朋友,我是老手。(温和地把她从水斗边推开,让她坐到桌子边椅上。高顿洗过盆子,递给她。鲁拉接过来揩干)我们两个人干,用不了多少工夫。

鲁拉 高顿,这些盆子还洗得不太干净,这上面油腻没有热水洗不行。

高 顿 说的是。这会儿壶里水也该热啦。(走到炉子边,用手试着水温)一分钟就得。(悠闲地点燃烟斗。也许得意忘形了,失策地又打开一个危险的话题)你知道,我有点担心母亲的健康。

鲁 拉 (推开盆子)为什么?

高 顿 我感觉到她没有往常那样硬朗。她连冷盘里那点东西都没有吃完。

鲁 拉 (转过身想说什么,但抑制住了。哑场一忽儿。这回是她驱散了乌云)呵!高底埃,我忘了告诉你,今天朱涅阿能从这杯里喝了,这是第一次。

高 顿 是吗?这小滑头!

鲁 拉 瞧,就用这只杯子。(拿起一只小银杯)

高 顿 (爱抚地,抱着她的腰)不坏,不坏。(注视着杯)这是什么杯子?我似乎记不清楚了——

鲁 拉 瞧你的——是妈给咱们的,她还是孩子时就用这只杯子了。

高 顿 我们那只漂亮的古式的洗礼时用过的杯呢?我知道有过一段时候朱涅阿也喜欢那只杯子。

鲁 拉 亲爱的,是我收起来了。我怕哀色尔会把它弄坏。

高 顿 (从炉子上拿过壶,走向水斗)我希望妈不会感到不舒服。我注意到在吃晚饭时——

鲁 拉 有热腾腾的菜候着,这顿饭在有钱人家看来也算丰盛的晚餐了。

高 顿 (警觉地望着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又把话题拉到深渊的边缘)现在,亲爱的心肝,你的确太累啦,你歇歇去,躺一会儿。我会弄舒齐的。

鲁 拉 不！谢谢你。我非得等一切都准备好不行。说不定会有探三问四的人来，说上那么几句，某某人做菜手艺长手艺短。当然，我承认我可不是生来当厨子的——

高 顿 （吸着烟斗，兴冲冲地想找点灵感，打开话题，拿起一只银制的咖啡罐子）有一件事我老是捉摸不透，就是怎样才能不使咖啡渣流到水斗里去。（他冒险地想通过话题的禁区，克服早已意识到的难关）有一天我如果发明一种咖啡渣过滤器，咱们就会发财啦。你的咖啡真好喝极啦，小东西。

鲁 拉 小心那只罐子，那可是咱们仅有的漂亮东西啦。

高 顿 简直是美人。

鲁 拉 是杰克·台维斯送给我的——

高 顿 （扫兴地放下它）我觉得最好再检查一遍泔脚桶。

鲁 拉 （敏感地）早就安排妥当了。

高 顿 你忘了我所以喜欢星期四就因为这晚上哀色尔没有浪费几块钱食品的机会。

鲁 拉 是我封好泔脚桶的。你可以把桶拎到走廊上去。

高 顿 （在水斗边搁板上找寻刚才放剩余食品的盆子）我放在这里的盆子到哪儿去啦？我积了老大一堆好东西在里面——

鲁 拉 （终于爆发了）好极啦，你以为我会把你母亲吃剩下的半分拌菜当宝贝保存起来——

高 顿 （把泔脚桶拎到水斗上，仔细翻捡。愤怒的导火线迅速缩短了）我的天！怪不得我们积不了钱，原来有一半是丢在泔脚桶里的。（拣选出来一部分）浪费！瞧

瞧这些契斯啦^①，洋山芋啦，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加上这点肉片，不是足够做一顿经济实惠的炒肉片吗？

鲁 拉 我真奇怪你倒没有去当一名顶刮刮的清道夫。我从未见过一个男子汉会到泔脚桶里掏吃的！

高 顿 （也发作了）你这个聪明人懂得什么叫不可饶恕的罪恶？浪费是冒犯圣灵的作孽。我象条狗那样辛劳奔跑，赚多少却给愚蠢的厨子糟蹋精光。瞧这块骨头，（显示骨头）这骨头旁边刮下来，足够做一只汤。上帝，还有这一瓶鳀鱼酱，（举起鱼酱）我原来以为专门为我打牙祭买的，我正奇怪它藏到哪儿去啦。唉！我连顶上一层都没有吃，只尝尝味道呢。

鲁 拉 不错。是你省下来的，省啊省的，省出一层霉。

高 顿 霉是可以刮掉的。一点点霉对谁也没有害处。都照你这样做下去，我银行存折都会发霉啦。（继续检查着泔脚桶）瞧这儿，足足有半打面包片丢在这里。我倒想问一声，这面包片有什么和你过不去？

鲁 拉 我算长知识啦，这样瞪着乌骨鸡般眼睛在泔脚桶里捡东西。得了！你干你的本分，我管我的本分。

高 顿 你的本分就是糟蹋这辛苦挣来当当响的血汗钱吧！

鲁 拉 你以为你的本分就是专门在鸡蛋里挑刺儿吧！我不是护着哀色尔。她的确有点大手大脚，满不在乎。可你不睁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上帝都不瞧上一眼的荒僻郊区，哀色尔就是我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佣人。可能门槛精的你会找到更好的也说不定。连个

① 干酪。

煤气灶也没有的下等厨房，有经验的老手是不会来的，先生。你肯不肯承认身在福中不知福？晚上下班回来，热饭热菜现成，房间收拾整齐，是谁伏在热灶上面！你说过一句谢谢的话没有？有没有？只知道挑错儿，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服侍大的，你的母亲——

高 顿 请不要提到我的母亲。我以为她没有象你的家庭宠你那样宠坏我。当然，我没那分当独生女的福气——

鲁 拉 我倒希望你是个独生女。那样我就用不到和你结婚啦。

高 顿 我猜想你大约以为和个什么杰克·台维斯结婚就享清福啦，或者别的什么投机倒把的滑头们，那样就不会给厨房煤烟弄脏眼睛。

鲁 拉 如果孩子大了长的是你这副心眼，我叫他干脆不用结婚。

高 顿 如果他结婚，但愿他找得到一个会勤俭治家的人。

鲁 拉 如果他结婚啦，但愿他有点男子气，不要专在泔脚桶里找错儿——

高 顿 好啦，他不会结婚。我会教他聪明一点，懂得什么叫婚姻生活，省得将来整天为家事大惊小怪，吵三嚷四。

鲁 拉 你等着，他会结婚，他要结婚！

高 顿 唉！真是太难堪了——

鲁 拉 他要结婚，应该结婚。就为了给他体面的父亲出出洋相也得结婚。我会教他懂得怎么样当个真正的丈夫。

高 顿 我猜想是用手铐教他这么呆坐——

鲁 拉 我教他不会让妻子直挺挺坐着挨唠叨不休的婆婆责骂——

高 顿 你这样奚落婆婆，我真奇怪你为什么偏要想做一个婆婆，而且你已经是这样瞪眼鼓腮帮子的婆婆了呢。

鲁 拉 你说重点，我候着。好，我敢说你骂人的话已经到嘴边了。

高 顿 天老爷，你是怎样看待婚姻生活的？你是不是以为结婚就是呆登登的坐着享清福，用不到花点力气去增加它的乐趣？

鲁 拉 你好好说末，用得到这么大叫大闹？

高 顿 可以，我就给你说几句。你是个明白人，也有心计，会观察咱们和别人的生活，你真的不同意一个对家务事无知的姑娘在这世界上是最不幸的？要真是有那么位姑娘梦想结婚就是双手端坐、耳边情话绵绵，晕倒在丈夫没完没了的爱抚之中——

鲁 拉 谢天谢地，在你身边要听绵绵情话也听不到，要晕倒也只会气醒。

高 顿 我直说。你就是把时时刻刻被人奉承当作体面，不然就委屈的千金小姐，而现实生活却给了你洗不尽的油盆子。我可不这样想，我的理想标准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的标准。我认为婚礼不应当在教堂的祭坛前面举行，而应该在厨房的水斗前面。

鲁 拉 (愤怒地)我真该早点明白油与水是不能混和在一起的。我早该明白一个粗俗、自私、自以为是的人是不会使一个生长在高门望族的女子带来幸福的。我叫

薛菲尔特，怎么会变成约翰思的。约翰思的鸭子不是重翰思的天鹅。^① 你得到一个迷人的贵族妻子，却希望她挤身在仆妇之间，你企图压碎她全部的生活与精神。你本应该同冰箱结婚的，那是这屋子里你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高 顿 现在你听着——

鲁 拉 (不可能被压制住) 还说什么谁宠坏谁——我问你，你的母亲为什么把你宠成这样，好象你是地球上唯一的男子。(讽刺地)瞧她的心肝宝贝儿子，里里外外千辛万苦，一只手撑一个家庭。我倒希望调一下试试看，你呆在家里跑上跑下，又是照顾孩子，又是佣人女仆油嘴薄舌，又是烧饭做菜，还要听人家说三道四，好话没有一句，坏话一车子。你啊，你就知道在泔脚桶里面掏宝贝，派这个不是，那个不对——

高 顿 (呆如木鸡)我没有找谁的错，只不过发见一些好东西被浪费掉了。

鲁 拉 对的。这好。如果你觉得泔脚桶比你的妻子更值得关心，你可以和它住在一起。(把盆子上的罩布往地上一丢，向餐室奔去)

[高顿犹豫地在水斗边立了一会。在未洗完的盆子堆里神伤意乱地动了几下，然后望了望泔脚桶，小心地把他认为可用的剩余食品收拢来，仍旧捡在盆子里，再三犹豫，把盆子放在冰箱里。他终于拿起泔脚桶，放到门外走廊里去。他转身回到厨房。这时候，突然一阵愤怒从心头升上来。

① 作者用 Johns 和 Jones 打诨。意译为约翰思鸭子，重翰思天鹅。